

8月20日,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停靠在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重大险情。在危急紧要关头,第七六〇研究所副所长黄群等12名同志组成抢险队,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黄群和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平台机电负责人姜开斌,在加固作业过程中不幸被狂风巨浪吞噬,英勇牺牲。试验平台安然无恙。

牺牲的3位英雄中,已过花甲之年的宋月才和姜开斌都是退役军人,他们同年入伍,曾在同一支海军部队服役。如今,他们又以冲锋的姿态同时倒在了同一个战场上。

此去忠魂化碧涛

——追记为保护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的退役军人宋月才、姜开斌

■孙 鹏 本报记者 陈国全



宋月才在工作中



姜开斌年轻时的军装照

巨浪袭来 “逆行”冲锋

监控视频真实地记录下那一个个在狂风暴雨中一往无前的无畏身影:300米长的码头,一个巨浪袭来,几名同志倒下了;浪头过去,他们又站了起来,继续奋力向前冲!

这段视频在网络平台播放后,无数网友为之惊叹,为之痛心。面对台风和巨浪,参加抢险的人群,如同历次在重大灾难面前冒险“逆行”的英雄一样,不顾个人安危,只顾奋勇前行。

略显模糊的视频画面中,根本分不清12名参加抢险人员的面孔,只知道在滔天海浪中,他们几乎以相同的姿态,奔忙在狂风巨浪侵袭的码头……

回放那段视频,第七六〇研究所工作人员阎焱和宋健回忆起那场台风袭来时的情景。

“码头上风浪特别大,在铲车里根本看不见路,感觉车像在水里漂。”驾驶着铲车的阎焱,感觉右边突然扑过来的大浪“像一堵水墙”,赶紧踩住刹车。浪落下去后他发现,大浪把自重7吨而且坐着4个人的铲车往左横移了2米多。

“1、2号系缆绳先后断裂,缆绳脱落。”20日10时30分许,一直在码头值班室里时刻关注着平台状况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和宋健等人得到这一信息后,副所长黄群等数名同志想都没想,穿上救生衣就冲上码头,准备对平台进行加固作业。

“就是想上去固定好实验平台,保护好国家财产。”宋健介绍,今年7月以来,大连市进入台风季节,“安比”“云雀”“魔蝎”等台风接连袭来,不过多方防护的试验平台始终安然无恙。然而,台风“温比亚”来袭后,在码头激起几十米高的冲天巨浪,用于科研试验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险情,系缆绳因受力过大严重变形甚至断裂,缆绳脱落。对提升我国船舶多项关键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的试验平台,如脱缰的野马剧烈摇晃,一旦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

“浪打在身上很疼,眼睛也睁不开。

那时候考虑不了个人安危,就想赶快把平台控制住,把在平台的保障人员保住。”第七六〇研究所规划处副处长孙逊说。

危险很快降临。一个大浪打来,正在作业的姜开斌和姜开斌被卷入大海中。剩下的抢险队员和试验平台上的人一起参加营救,又一波大浪打来,又有人落水。

抢险过程中,宋健向试验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多次建议撤离,宋月才仍一直在参与营救。6年来,宋月才一直担任这个试验平台的负责人,团队中曾在部队服役的老战友是他从全国各地聚拢到这个平台的,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安全撤离。他坚守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个撤离,但不幸被卷入大海。

风大浪高,各方紧急施救,落水的抢险队员中有4人先后被救起。而黄群、姜开斌和后来落水的宋月才,在大连多年未曾遭遇的罕见台风和巨浪中,壮烈牺牲。

听从召唤 重回战位

简要的履历,记录着两位平凡英雄的军旅生涯。

宋月才,61岁,辽宁丹东人,1976年12月入伍,历任海军某部航海长、某基地副主任。退休后,他从2011年11月起,担任第七六〇研究所某试验平台负责人。

姜开斌,62岁,湖南常德人,1976年12月入伍,历任某部副机电长、机电长。1989年转业,2016年12月退休,2018年3月受聘担任第七六〇研究所某试验平台机电负责人。

在姜开斌的湖南常德家中,书柜上仍然整齐摆放着舰船、航海和机电方面的书籍。在妻子和女儿眼里,时常翻看这些专业书籍的姜开斌,虽然离开部队近30年,仍时刻惦念着海军的建设和发展。

1989年,在海军某部担任机电长的姜开斌,转业到常德市物价局工作。2016年底,年过六旬的姜开斌本可以享受晚年,热爱运动的他还加入了当地的自行车骑行俱乐部。

然而,得知某试验平台需要专业人

员的消息,听到国防军工事业的召唤后,姜开斌重新点燃年轻时干事业的激情。今年3月,姜开斌毅然决定放弃在老家安逸的生活,从湖南远赴辽宁大连,发挥余热,和多名战友又回到了当年的战位。

在第七六〇研究所,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岗位,每天在平台上操练、检修,热爱学习、勤于钻研的姜开斌很快熟悉了平台的工作环境,圆满地完成一项项工作任务。

该重点试验平台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微信群,名为“小黑之家”,因为大家把他们用生命去保护的这个国家重点试验平台亲切地叫做“小黑”,负责人宋月才的微信名则叫做“老船长”。6年来,团队从小到大,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0多人,团队成员都是宋月才招进来的。

在大家眼中,“老船长”宋月才平时话不多,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20日到现在,“小黑之家”微信群里,没有更新过任何一条新的消息,大家都保持沉默。

他们非常理解“老船长”当时在码头上的举动。对于水兵们来讲,战舰、装备就是自己的战友,当危险来临的时刻,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流水“营盘” 铁打的兵

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在宋月才、姜开斌曾经工作过的海军某部,部队还在,多年来部队形成的优良传统还在,可是当年一起并肩战斗、仍在部队服役的老战友所剩无几。很多官兵转业复员,有的也已经退休,认识他们的人并不多。

也有人说,应该换个说法,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

对于每一个曾有过从军经历的人来说,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回荡着一个坚定的声音:只要穿上这身军装,就将一辈子献身国防。

身在军营,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国家和军队;脱下军装,他

们仍然心心念念关注着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

听闻老战友宋月才牺牲在保护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的一线,宋月才的战友、海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宋良升痛心不已。

“我是1988年认识宋月才的,当时我是一名班长。”宋良升回忆道,那时候宋月才刚执行完一次重要任务返回部队,组织上原想安排他到机关工作,但宋月才坚持要求到一线战斗部队去。

“今年4月份我们还在一起相聚,当时觉得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我就劝他别干了,要多休息。他却说,那也得等到这次试验圆满完成以后。”宋良升说。

与姜开斌一起来到大连的老战友刘子辉说:“当兵十几年,退休了还能重回当年的岗位,当时都不敢相信。姜开斌生活上肯定不缺钱,离开家人到这里来,就是因为对这个工作的热爱。”

得知父亲牺牲的噩耗,姜开斌的女儿姜薇十分悲痛:“爸爸很怀念他当兵的日子,很热爱他的工作,他还计划让他的两个外孙以后都去当兵,考军校。我理解爸爸心中的那份责任和理想。”

“接英雄战友回家,战友一路走好。”在湖南常德,闻讯从各地赶来的近百名海军战友,打着横幅迎接姜开斌回家。

8月25日晚,姜开斌同志追思会上,大家为英雄送别。

用军人特有的方式,在整齐的队列前,老战友王友达像集合点名一样,连唤了三声姜开斌的名字,战友们齐声响亮作答——

“到!”

“开斌啊,刚才战友们集体为你答过了,你好好安息吧!如果有来生,我们再做好战友!”王友达深情地再叫一声“战友”。

“姜开斌践行了一名军人和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充分展现出祖国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义无反顾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前来参加追思会的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总工程师刘文帅这样致辞。

花甲,不是界限;忠诚,永不“退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宋月才和姜开斌用生命践行了“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诠释出退役军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也守护着他们牵挂一生的那片深蓝。

从出生到成长,从士兵到正营职翻译,从军官到护边员,热合买提的人生轨迹全部镌刻在边防线上,他说:“王继才同志守岛32年,我护边也是32年,只要还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守下去”——

愿做一棵扎根边防的胡杨

■热合买提

讲述·老兵心路

“最近胡居尔特哨所抵边放牧人员增多,边境管控难度增大……”8月18日一大早,接到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乌拉斯台边防连连长李石的电话,我立刻翻身起床,带上执勤器材,骑上统一配发的摩托车,直奔连队。

我今年50岁,当护边员13年了。当护边员之前,我是一名军人,准确的说,是边防部队的一名正营职翻译。什么?你觉得不可能?一名正营职干部退役后怎么会去当护边员?可为什么不可能呢?我只是希望自己像以前在部队时那样,继续守边卫国,或者就像我妻子说的那句,“当兵还没当够!”

为什么我对部队、对边防有这么深的感情?父亲给我起名叫“热合买提”,在哈萨克语里是“谢谢”的意思,就是为了感谢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军。我出生在中蒙边境的北塔山,听父亲讲,我出生时母亲难产,是在一名军医和边防官兵的全力抢救下,我们母子才平安。父亲还告诉我,我小时候,家里因为人多羊少,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边防官兵看到我们的困难,特意请父亲为连队放牧,一家子的温饱才有了着落。母亲也说,小时候我长得虎头虎脑,家附近的边防连官兵特别喜欢我,教我识字、骑马、拉单杠,还把他们的旧军装改小了给我穿,亲切地叫我“小边防”。

所以,边防连队就是我的家,边防

官兵就是我的亲人,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边防军人,是我最大的梦想。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在连队干部的多方协调下,我被特招人伍,圆了自己的梦。从小就跟父亲为连队放羊牧马的我不但熟悉边防,与牧民也语言相通,所以每次巡逻执勤都少不了我。日积月累,防区的边界走向我了如指掌,官兵叫我“活地图”“边防通”。虽然我觉得自己只是干了分内的事,部队却给了我太多的荣誉,我年年被评为执勤能手,4次荣立三等功,后来转了士官,还提了干,成为一名翻译。

但是,2004年,受编制体制所限,服役18年的我恋恋不舍地脱下军装。当时我心里空落落的,每天看不到界碑,吃饭不香,睡觉不安,连做梦都在骑马巡逻,好几次睡到半夜,我都在睡梦里喊道:“该给马添料了!”

“魔怔了吧!你已经离开部队了,还喂什么马呀!”早上起床后妻子古丽·孜拉心疼地提醒我,我却觉得怅然若失。

妻子着急了,到处找亲朋好友:“必须找点事让他忙活起来!”我在旅游公司当过顾问,在赛马场当过教练,还和朋友开过餐馆,钱虽然也挣了一些,但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

直到连队干部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护边员时,我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哨所。

亲朋好友都说我傻,还是妻子的话送到了我的心窝里:“去吧,你就是当兵没当够!”

好多人问我,护边巡逻苦吗、累吗?

那还用说,苦,累,也危险。防区内的界碑大多在崇山峻岭中,路途不便,长年巡逻执勤,我患上了风湿病、腰痛病。腰疼得厉害时,连身子都直不起来。有一次和官兵巡逻到离边界线不到500米的距离时,战士杨彦骑的马突然加速冲刺,后面几匹马也紧跟着飞驰,这时我骑的马踩着老鼠洞,它一个前倾把我狠狠摔到地上。我牢牢抓住缰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军马越境。”被马拖行了100多米时,我发现前面有一块大石头,赶忙用双脚勾住,才迫使马停了下来,可我的背上已被磨出了血。

“那你到底图个啥?”许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想过那么多,就是觉得如果没有部队的培养,自己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牧民,哪会成为今天的我?所以,部队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而且,当兵18年,我对边防有很深的感情,也深深感悟到守边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只有继续巡逻在边防线上,我才能找到人生的归属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接下来,我要把自己执勤巡逻30多年来了解的防区地形地貌和总结的巡逻注意事项整理成资料,送给亲爱的连队和官兵,把我所有的边防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护边员,让大家都成为“边防通”和“活地图”。

好多人劝过我,年过半百该好好享受生活了。我想,王继才同志守岛32年,我护边也是32年,只要还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守下去,做一棵永远扎根边防的胡杨。

(整理:白晓辉、周玉明、肖承楨)



买买提托亚·肉孜买买提(左)和米吉提·木哈买提(右)这对“兵”兄弟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买买提托亚·肉孜买买提当兵留影。樊琴、胡铮摄影报道

“兵”兄弟

在新疆和田县巴格其镇库日巴格其村,74岁的买买提托亚·肉孜买买提和62岁的米吉提·木哈买提是一对好邻居,因为两人都有过当兵的经历,军友情谊让他们走得更近,成了一只“兵”兄弟。

买买提托亚1944年出生,1963年在新疆塔城某部服役。米吉提1956年出生,1975年入伍。前者是骑兵,后者是消防兵。

买买提托亚1969年退伍回到家乡,当过村主任、党支部书记。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他一门心思为乡亲们服务,在部队他是“五好士兵”,在村里他是“五好村民”。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兵”爷爷,喜欢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当兵时的故事。买买提托亚每次在动情的讲述中将记忆拉回从前,就会感到自己又年轻了许多。

米吉提1977年因病提前退役。回乡静养那段时间,他的心情是灰暗的,买买提托亚经常陪他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部队的生活和火热的青春岁月。在买买提托亚的鼓励下,曾经被医生预言活不过1年的米吉提振作了起来,走出家门为生计奔波,如今儿孙满堂。政府给老退伍军人发放的生活补助逐年提高,还经常来慰问他这个老兵,让他很有幸福感。

如今,买买提托亚和米吉提每周都会准时参加村里的升国旗和党员学习活动,还经常为大家宣讲国家政策。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们,尤其是升国旗时,一定会给他俩留出最前排的位置。

有时,兄弟俩走在乡间小路上,会一起哼唱《当兵的人》。他们的声音已有些低沉沙哑,但那段美妙的旋律,依然可以把他们带回那段美好的军营时光。